

歷代 日記叢鈔



歷代日記叢鈔

歷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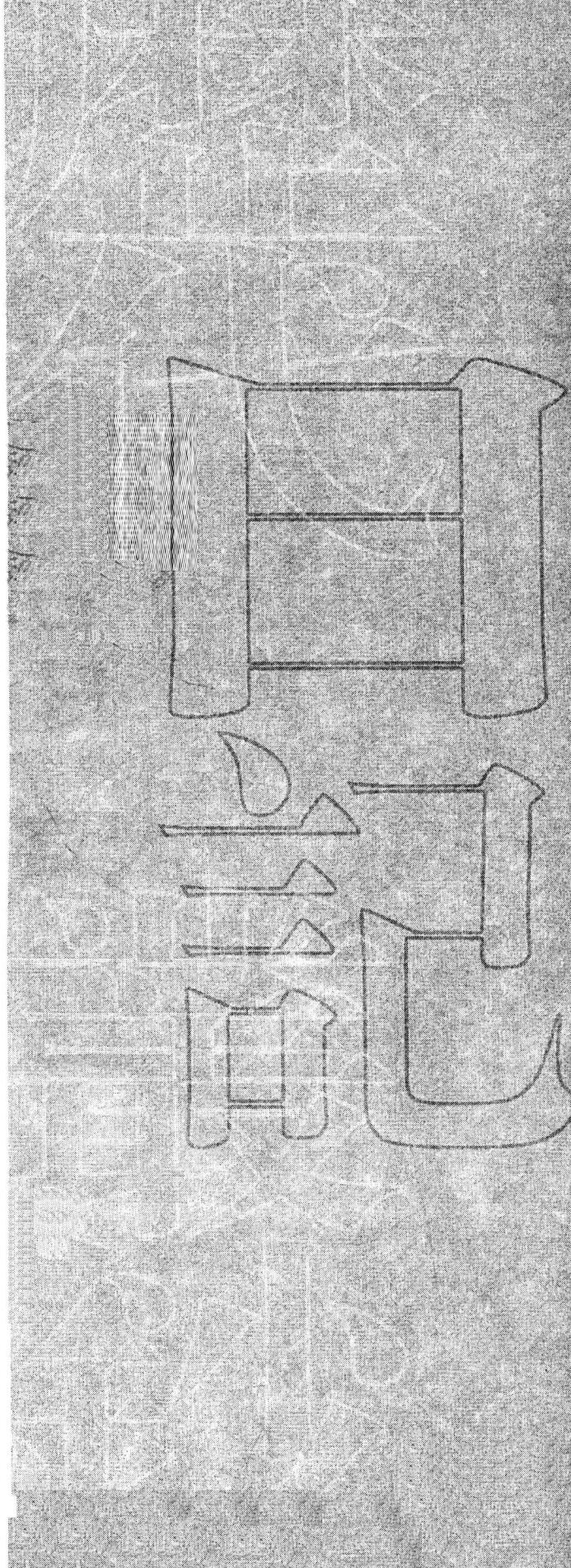
日

記

叢

金

第二冊



水東日記卷七

崑山葉 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太宗皇帝初營 天壽山 命 皇太子偕漢趙

二王暨 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凍王請却步

輦就行

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

前人失脚後人把滑

宣廟卽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

易東日記 卷十一
久之此雖出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再四 上詈之曰反蠻敬曰固不知孰敢反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誠有益釋之此與凍滑事皆今日得之錢學士原溥蓋其同使交南奉御張榮云

近內閣翰苑諸公有賞芍藥黃字韻詩號玉堂
賞花集盛行於時永新劉學士之弟行人寅之
一日笑謂其兄曰我亦有和篇因朗誦之頗寓
譏切意卒章至有從戎謫宦有倪黃之句聞者
不覺失笑蓋賞花未幾而倪學士戊開平黃學
士降授廣州通判也

錢學士原溥言交趾僞學士承旨某頗有文學
其言曰國人多往來中國詩文僅見國子監一
碑計亦非一人之長也其誇誕如此

宋薛簡肅公五女長適張竒次喬易從次王拱
辰次歐陽公次又適拱辰載於公墓文甚明而
詩話等書皆稱歐陽公兩爲簡肅公婿公因有
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譌謬
甚矣近山陽瞿佑因有詩曰醉翁意在山和水
却向妻家問小姨蓋亦不考之過耳

臨海陳僉事先生璲云昔翰林陳登善謔一日
見刊印章中舍炳如所作詩登戲之曰昔西江
士有偕友宿舟中者中夜起開鎖風板友人驚

問曰夜寒何得開板答曰偶氣洩恐薰及吾友耳友人曰不開板薰止於我開板則薰及多人矣氣洩自氣洩奚以開板爲炳如頗銜之

歐陽文忠公與十二姪帖蘇長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諸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葉石林乃以爲公書帖中譖誤矣

吾平日行李出入未嘗有意擇日每爲同事將官中貴所懇留聞士夫中喜談星命者頗厭之

近見富鄭公以祿命不利稱病歐陽文忠公避五月不上官知古人乃爾豈亦未能免俗耶陳僖敏公治陝西王文少保爲按察使金榮襄爲副使兩人皆僖敏先後保薦入臺然皆互有疑隙景泰中金爲十三道所劾及其隱惡蓋文實主之聞金乃以袁旭事復之奏雖留中時事則可嘆已僖敏屢爲文所侮一不較金至部正位在臺官上以僖敏所舉凡會聚辭就次席士論亦以僖敏爲寬而以金爲近厚也

司馬溫公嘗手書其所薦朝士爲一冊隸其卷
端曰舉賢才此紙百年前尚在人間夷考其人
失之者十不一二呂惠卿未達時歐陽公以學
者罕能及告之於朋友以端雅之士薦之於朝
廷且云後有不如甘與同罪歐陽公好賢爲國
之心未必有愧於溫公特所值有不同耳然則
知人豈不誠難矣哉予嘗忝竊近臣邊吏濫與
薦士頗多不副所期而南來尤甚每以溫公事
自媿亦未嘗不以歐公事自寬而今而後要必

以溫公之鑒識自勉庶幾可無媿耳

歐陽公撰范文正神道碑富韓公以差叙官次爲言公以爲此碑直叙事繫天下國家之大者耳後人固不於此求范公官次也嘗聞沈簡庵先生爲人作草書於古詩文或悞漏字間請先生足之先生曰若須全文則書坊固有印本矣亦得此意

吳下舉子有作詩自揭廳壁間者乃兄譽之座客曰舍弟此詩云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

衆莫曉其故旣得梯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爲不斟一座爲之絕倒

少保戶部尙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爲襄城伯諸公所欽服一日得旨欲生虎進京襄城密召殺虎手計擒取方畧旣定始以咨於公公所對與其所預計畧同以是尤敬服之少師廬陵楊公歸省過南京公適以病在告廬陵公就卧內候之公不及他惟以手作丈尺狀曰主上尙爾老相公遠出於心安乎廬陵公改

容謝焉後來爲公作神道碑畧述其事蓋紀實也公在南京帥府叅贊機務襄城伯中坐公旁坐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一事也後來叅贊則皆有不然矣近見南歸紀行知楊公歸省事與此小異要之所聞亦有之可互見也

正統中內閣三楊先生 恩寵多出常例惟皆得奉 勅歸榮中官護行文敏因卒於武林又

嘗見馬侍郎渝因父病得賜歸省蓋皆希濶之賜也景泰諸公寵賚視昔已加近年徐武功及今李官保榮寵之推頒錫之盛蔑以加矣部院正官亦然是宜蹠蹠濟濟感恩圖報之多其人理固然耳

今人書簡後具禮或誤作禮如初或具禮如初或禮如左右前等雖名公卿亦有之蓋誤傳於啟劄等雜書不知其云如初蓋如初云頓首後亦頓首初云再拜後亦再拜也學之不講亦至

於此哉

圖書印信之說具印史等書蓋自漢以來固有之而元爲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號書堂齋舍而已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終非雅製嘗見八十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諸公圖記尚有典刑後來奇巧溢出漸不足觀近又有摘古人語以寓己意或自造語以爲謙已自勵之辭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所謂保傅尙書大學士章則

又可厭矣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尙質
樸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
論著甚詳然其所用却又多不合作趙文敏有
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
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
寺行者闔座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
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
敬德鞭滑稽大畧相同子行嘗作小印曰好嬉

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
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
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曉他日文敏見之
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
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座主張先
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皋鶴叟蓋用杭州三山
名臨平皋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烟
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蓋
以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

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言劉巨濟符符字亦
好奇耳雲門山樵張紳書於朱伯盛印譜後雲
門此跋真蹟予得之蕭墅張世昌家因徐尙賓
借錄失去矣雲門水晶宮道人一說與陶南村
所記不同蓋小說異事出於傳聞固多如此誠
實不妄如司馬溫公猶或失之不足怪也朱伯
盛名珪昆山人工刻畫通六書之學性高潔不
娶無子今孫紹先者其女兒之孫云

嘗見勅內閣楊學士蓋勤民之璽